晉書

九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騰子莊王確 確弟南陽王模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 子虓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尚之弟恢之 恬弟愔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

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毎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中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弈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

至東以疾遲留而任子貢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吴遂絶不貢獻後
出爲河内典農賜爵關内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
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
有兄風不荅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
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
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
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
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
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
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
縣侯加侍中時吴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
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
爲功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吴師望風而退魏明
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

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
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
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
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
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
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
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
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
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
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
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
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遷司空代王淩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
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
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

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

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道尊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

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

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彌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吴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吴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

騁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弈洪整楙弈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弈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為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立奇為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於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太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

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大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時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大宗正薨無子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弈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

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楙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簒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爲衞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楙爲衞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楙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乃身承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焉楙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己及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陽楙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

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楙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尅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絜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

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粲綽粲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為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顒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湞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

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无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无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顒子訟爲緝後封眞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弟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韶立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衮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万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国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録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敦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禄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録取賜釆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為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為尚書左僕射出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為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

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悌略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過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惤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赦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

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爲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
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
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
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
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
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
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
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
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
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
於眞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
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鄃
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

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国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

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劭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劭之德勑國人爲劭生立碑時關中飢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

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粲粲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飢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

子禮葬於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文詣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為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為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啟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傳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

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
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亂之後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
耳原其本事實无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
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无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
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礼議功之典
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
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
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輙
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
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
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国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
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
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
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

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城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无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无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于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喢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无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

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
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
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緝繼成都王
穎以緝為建威將軍与石熙等率衆距王浚沒於陣薨无子國除後遂
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
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
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
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
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鉤
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
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
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
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
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

出子午道而爲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别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僞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勲逆謀已成俾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劒閣梁州别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勲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勲勲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惲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都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内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戸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遜立没於石勒元帝以承嗣遜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乱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

軍諮祭酒愍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
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无別室
尋加散騎常侍輔国左軍如故王敦有无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
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
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
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
國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
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辤焉然
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彫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
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无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
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
禽君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国相望乃授琅邪
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揔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関右爰曁東嬴作
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

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啚左右恭肅弥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乗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内船乗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陜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屛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与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

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擣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越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

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賭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臨陣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列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為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

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杖之以為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為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為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消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杖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

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
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
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尚之為
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為吳國內
史恢之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
元顯執政亦倚以為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
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
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
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吪法
順令下輿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男力
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濵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備無
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
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
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

揚秋屯横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絶祀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為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為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為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攜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幾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

之重可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脩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

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搆積歲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惟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䟽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

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荆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為建威將軍荆州治中轉平西府録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

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戸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皐陶鄗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戸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閒邪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脩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

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叡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喜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

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鑒清遂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獄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荊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亦世貞烈豈不休哉勳託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據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其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晉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恪和宗室之望新蔡[illegible]譙閔殉義爲烈其揚勳自貽戚名喪[illegible]恤忌流[illegible]

列傳第七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宣五王　文六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榦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榦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榦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訓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

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謚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為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千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

入為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晧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秔粱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為武陵王繇為東安王漼為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為元帝中興初帝以皇子裒為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更以皇子煥為琅邪王

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户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

亦為勒所殺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為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
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礼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
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
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
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為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俶
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
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
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
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
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為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
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
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為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

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户增燕國爲二萬户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

使持節都督雍凉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凉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毋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為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我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為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為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

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没於石勒

梁孝王肜字子徽清脩恭愼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肜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

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幰以爲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幰以此爲清無足稱也肜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肜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肜無權不益也肜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肜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肜以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肜位爲宰相

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簒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簒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鈎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

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
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没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爲彤嗣早薨
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
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璲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
薨太元中復國子龢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
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
爲裕所害國除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
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
母氏燕王機继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
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
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
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

年十八綏撫營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衞將軍居文帝喪
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
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
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
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
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
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
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
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
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
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
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
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
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

請求差遣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絶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

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礼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垂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巳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倿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内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

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闇世以為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甞侍帝疾恒有憂慼之容時人以此稱歎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謟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

倐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勗言又納紞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

輿之副從焉攸知朂紞構己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
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
困尚自整厲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
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
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
之樂配饗太廟子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
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
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
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
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
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
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国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
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獘法耳蕤寔獻

王之子明德之亂冏蒙特宥以全穆親之興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以是益怨密表冏專擅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苞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靑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蕤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謚沖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

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為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為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蕤為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為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

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紛紜鼎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晏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譏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勗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己澹諂凶魁彤祭鬻貽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群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晉書三十九　　御撰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荀顗　荀勗 子藩 藩子邃 闓 藩弟組 組子奕　馮紞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録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

之所患興利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日主簿陳歆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況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

並周公實不可以同氷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碁議沉採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

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疊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為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俟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

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蠭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内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万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

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四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柸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

李矩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乱游士多歸于浚浚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官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兖州李惲爲青州惲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

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
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摶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
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
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
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
僭位事示之原不荅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而矜豪日
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
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
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偽卑辭以
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
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
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
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
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

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絶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毌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

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愼綜
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
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内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
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
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删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
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
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
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
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
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溫恭忠
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
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
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
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内茂績既崇訓傅東宮徽猷

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
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
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
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明三禮知
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
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
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絶孝
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肸早
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
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
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至安陽
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
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

將軍掾孫佑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弈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衞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勗所作晧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

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
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
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
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
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
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
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
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
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
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
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
封孫顯為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
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
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

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國
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加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
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恖擾思惟藉宜如前若於事不得
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
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
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根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
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
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
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
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
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
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
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

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
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
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
事留則政暬政暬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
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
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
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厭則吏竭
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
任思不出位則官无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
苟此無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
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
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
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駮者或
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

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

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勖及和嶠往觀之勖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勖帝將廢賈妃勖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勖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勖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勖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勖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勖守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〻悵〻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

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迕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万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

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无適子以弟息識為嗣輯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為司空從事中郎没於石勒為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没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及愍帝為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焉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国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為參軍乂敗成都王為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為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為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

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為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与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為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為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汪嗣

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嵆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荅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

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丘沖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禄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共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

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〻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為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録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弈嗣

弈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為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為皇太子召為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拜中庶子遷給事黄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荅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弈以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鐲非禮宜應減夫弈重駁以為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巳勤王而主之者

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宜
以為宜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
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中馮懷議曰天子脩
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
門下奏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
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
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
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
史識悟機辯歷仕為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從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
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
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紞
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
紞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

有害於已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勗邪説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吴紞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吴平紞内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麗中書郎紞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濵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illegible]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宫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

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蓋寡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孚本貲緣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僭虞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痡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騖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晉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戚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踰張心滔孝惠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贊曰勵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戚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蟊賊紞之不臧交亂罔極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晉書四十

御撰

賈充 孫謐 郭彰 充弟混 族子模 楊駿 弟珧 濟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声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

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戸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戸統城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寛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頴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

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為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正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

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臣其敷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

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揚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旣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侍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

鉞大都督揔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勖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

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御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有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

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

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白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

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絶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

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頴川陳聆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時從帝華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无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悦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

中丞臺又蚍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

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為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為充等謡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仕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

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彊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衞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

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无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間

已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儁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无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与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天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万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

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為
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
與肈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肈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
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肈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
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肈乃啓帝夜作詔中外
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
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
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
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謀
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万春門引東宮及外營
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
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柰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
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
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

出駿逃于馬廏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蓩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万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

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琇臨
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
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
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
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
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琇深慮盛滿乃與諸
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
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
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
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
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
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
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

害難發之夕東宮召齊齊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齊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齊齊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頊瑣文長遂居棟梁據其非位乃底滅亡駿雖先覺亦罹禍殃

魏舒　李憙　劉寔 弟智　高光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

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舒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夫

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
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
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无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
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无
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
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
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
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
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
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
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
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与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
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百副以舍人
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礼令皆

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无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陽燧四望繐牕戶皁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毋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强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爲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隷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敕羣寮各慎所司寛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憙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中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絜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

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

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

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

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

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

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隮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大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絜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其年踰
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
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
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
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
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
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
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
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負實
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
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
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
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
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

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衞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曠夏曠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黄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黄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黄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

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賾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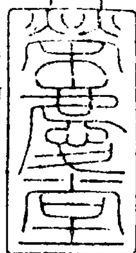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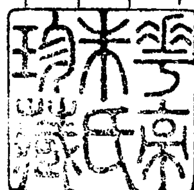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

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熹憲對千乘子眞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與

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万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万斛稻苗四千餘頃舡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

[library seal stamps]

遣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万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途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无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

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国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与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无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国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无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

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踈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无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国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国計吏方俗之宜渾

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

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国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与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万与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

之不過數千濟族其上直率少年諳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流離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棊而孫晧在側謂晧曰何以好剥人面皮晧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晧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惠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踈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其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晧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晧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禽其丹陽監盛

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
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
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
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
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
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
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為平東
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
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晧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
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晧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晧叩頭死罪
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
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
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晧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晧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案濬檻車徵

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

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揔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晧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歸復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
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
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
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
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
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
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𠴲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戇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
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
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
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
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
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

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踈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顙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祈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作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滿篋況臣頑踈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

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外內皆根據盤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
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
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
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騏驎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悚
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
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
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
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
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
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
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
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
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
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

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晧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欲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㖔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

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
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
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
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
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
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
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
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為襄陽縣侯邑
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
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
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
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
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

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衞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

專輒之罪荷戈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隧於近嗣遐邇酸懷日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

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叅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叅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內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

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
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
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懾倒戈
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
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
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
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動效顯著
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
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
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
重稼震威曜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
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
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
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

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尅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勞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搆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

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揔戎淮海攸同渾旣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參朝列逞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